

展望共黨國際會議

尹慶耀

一

最近，世界共黨召開國際會議之說，甚囂塵上，日本的「朝日新聞」且預測這項會議將於今年六月舉行。關於此一問題，我們願就現有資料來作一次簡略的分析與預測。

自從第三國際和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解散後，國際共黨的有形組織已不存在，業經神化的國際共黨領袖——史達林不僅死亡，且遭鞭屍，俄共在國際共黨中的領導地位，無疑要受到損失。黑魯曉夫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并發表宣言。宣言的末段說：「會議參加者交換意見以後，得出了結論，認為在現代條件下，除了舉行領導人的雙邊會談和相互交換情況以外，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舉行更廣泛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會議，以便討論迫切的問題，交流經驗，了解彼此的觀點和立場，協議為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共同目的而進行的共同鬥爭」。顯然，俄共要把國際會議這樣一個無形組織，代替過去的有形組織，來行使它對國際共黨的領導權。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舉行了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參加者已不限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共黨，而是擴及於全世界，會議并於十二月一日發表聲明。這兩次會議的「宣言」和「聲明」裏，已經把俄共的「和平共存」、「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路線，納入其中（「宣言」且為社會主義國家規定了「共同規律」），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換言之，國際共黨已接受了俄共用戰爭以外的方式赤化世界的策略，作為共同的鬥爭策略。這不就是接受了俄共的領導？

然而，一九五七年的共黨會議，毛澤東親率鄧小平等出席，匪俄對於和平與戰爭問題就發生了歧見。一九六〇年的會議，共匪以劉少奇為代表團長，鄧小平為副團長，率團員彭真等參加，他們從十一月五日就到了莫斯科，十二月九日始返回匪區。共匪事後承認在這次會議中，「一場尖銳的鬥爭就不可避免了。這個鬥爭首先在有二十六個兄弟黨代表參加的為兄弟黨會議準

備文件的起草委員會中（十月間在莫斯科舉行）展開，接着就在八十一個兄弟黨代表會議中達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註一）。另據西方資料透露，為了表明共匪的態度，鄧小平曾以四小時半的時間，宣讀了一篇冗長的報告。其間黑魯曉夫電賀甘迺迪當選總統，幾使會議破裂。匪俄就會談「聲明」稿達成新協議前，曾經過三百次修正。此外，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霍查（Enver Hoxha）在會中支持劉少奇。他和阿總理謝胡（Mehmet Shehu）與保共第一書記日夫可夫（Todor Zhivkov）、俄共書記科茲洛夫（F.R. Kozlov 已死）發生衝突，并與黑魯曉夫當面爭吵一番，於十一月廿五日逕先返國。

二

一九六一年十月俄共第二十二次大會公開排斥阿共後，匪俄衝突亦轉激烈。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共匪致函俄共，支持印尼共黨、越南勞動黨（北越共黨）、瑞典共黨、英國共黨、新西蘭共黨召開兄弟黨會議的建議。這個會議，俄共當初是反對的。一九六三年二月廿一日俄共致函共匪，轉而贊成，并建議匪俄兩黨先舉行會議。匪俄會議於同年七月五日在莫斯科舉行，共匪代表團團長總書記鄧小平、副團長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團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康生、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中委劉寧一、中委伍修權、候補中委潘自力。俄共代表團團長中央主席團委員、中央書記蘇斯洛夫（M.A. Suslov）、團員中央書記安德羅波夫（Y.V. Andropov）、中央書記伊利切夫（L.F. Ilichev）、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B.N. Ponomarev）、當時駐匪區大使契爾沃年科（S.V. Chervonenko）。雙方談談停停，直至鄧等二十日離開莫斯科，會談毫無成就。

此後隨着情勢發展，共匪反對召開國際會議，而蘇俄倒異常積極。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九日匪致函俄共，建議同年十月間繼續舉行匪俄兩黨會談，為全世界共黨代表會議作準備；其後舉行十七個國家共黨代表會議，作進一步

準備，在做好準備工作後，再召開全世界共黨代表會議，使其成爲「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團結的大會」。三月七日俄共覆函反對，要求五月間舉行兩黨會議，六、七月舉行籌備會議，秋季舉行全世界共黨會議。五月七日共匪覆函稱，不僅同年五月匪俄兩黨會談不可能，就是十月也太早，推遲到翌年五月較爲適宜。到時任何一方認爲時機不成熟，還可以繼續推遲。而且不同意俄共三月七日函中，把參加籌備會議的成員擴大爲二十六國共黨的建議。認爲要開好共黨國際會議，其準備工作也許需要四、五年或更長一些（註一）。

一九六四年第八期「共產黨人」（註三）雜誌專論：「世界共產黨人反擊分裂派系」一文裏透露，全世界五十二個共黨效忠莫斯科。也許是受了這項分析的鼓舞，俄共就不顧共匪反對，於七月三十日致函共匪，逕自決定同年十二月召開起草委員會（即籌備會議），要二十六國共黨代表於同月十五日以前到達莫斯科。

共匪提議參加籌備會議的十七國共黨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北越、東德、共匪、北韓、古巴、蒙古、波蘭、羅馬尼亞、蘇俄、捷克及印尼、日本、義大利、法國等共黨。其中預料支持共匪的有阿共、北韓、印尼、日本等共黨；中立的有波蘭、羅馬尼亞、古巴；而北越則在兩可之間。無論如何，俄共在會議中得不到多數票。

俄共提出的是參加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的二十六個共黨，即：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北越、東德、共匪、北韓、古巴、蒙古、波蘭、羅馬尼亞、蘇俄、捷克、法國、義大利、西德、英國、芬蘭、阿根廷、巴西、敘利亞、印度、印尼、美國、日本和澳洲共黨。這樣一擴大，對共匪顯屬不利，因而它不同意。奇怪的是，截至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黑魯曉夫下台，被邀而應允出席籌備會議的最高估計爲十四個共黨，其餘拒絕或避不作答。而且，連俄共本身在十三個共產國家共黨（南共未被邀請）之中，共匪、阿共、北韓拒絕出席，北越、波蘭、羅馬尼亞、古巴遲遲不答，俄共也不會把握到多數，於是黑魯曉夫垮了台。

俄共新政權上台，於十二月十二日才決定將籌備會議延至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舉行。屆時又更名為協商會見，共有十九個共黨出席，波蘭、古巴均曾參加，共匪、阿共、北韓、北越、羅馬尼亞仍然缺席（註四）。

III

莫斯科三月會見之前，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包戈尼（N.V. Podgorniy）、謝列平（A.N. Shchepin）等，分訪歐亞附庸，爲會見預作聯絡，被匪譏爲「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軟硬兼施，七拼八湊，總算是開了一個支離破碎的會議」（註五）。這本來是一個不像樣子的會議，但在「公報」中寫進了：「支持越南反對美帝國主義」、「團結對敵」、「共同行動」、「停止公開論戰」、「舉行雙邊和多邊會晤」、「於適當時機召開共黨國際會議」等等，這不僅是蘇俄經常公開提出的口號，也使它今後在這些方面的行動，有了「合法」依據，容易博得同情。而共匪抨擊三月會見爲分裂會議，就自陷於孤立。

三月會見之後，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不斷率團出國訪問。各國共黨代表團，也不斷應邀前往莫斯科。截至一九六六年三月底俄共第二十三次大會開始以前，這種雙邊會晤不下六十次。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中南美共黨哈瓦那會議、一九六五年六月初歐洲十九個資本主義國家共黨布魯塞爾會議，以及一九六六年五月在維也納舉行的十七個共黨會議等，俄共都不放棄參加。在哈瓦那會議中，俄共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費盡力氣，終使會議通過以「和平共存」和「廣泛的人民陣線」方式，爲中南美革命總路線。卡斯楚（Fidel Castro）也終於同意除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瓜地馬拉之外，其他各國今後的破壞活動，必須通過當地共黨來進行，這是俄共的一項勝利。

俄共也常利用其他國家的共黨大會，來舉行多邊會晤。例如一九六五年十月，俄共主席團委員、俄共中央俄羅斯局第一副主席基里林科（A.P. Kirilenko），出席了智利共黨第十三次大會；一九六六年一月，俄共主席團委員、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出席了義共大會；同月間俄共主席團候補委員格里辛（V.V. Grishin），出席了芬共第十四次大會；五月底，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出席了捷共大會；六月間俄共中央政治局（前主席團）委員謝列平，出席了蒙共大會；十一月間，保共和匈共的大會，都由布里茲涅夫親自出席。至於三月底四月初的俄共第二十三次大會，當然更是一個多邊會晤的良機。這些會晤，都可提高俄共地位，爲未來的共黨國際會議鋪路。它是根據十九國共黨莫斯科三月會見的「公報」行事，其目的則在孤立共匪。

在爭取多數支持方面，俄共已有成就。俄共二十三次大會中，自稱有八十六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民族民主黨和左翼社會黨的代表參加。照「真理報」上所發表的名單數來，沒有八十六個單位，那或許是另有原因不便發表。又所謂民族民主黨和左翼社會黨，包括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阿聯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英屬圭亞那人民進步黨、馬利共和國蘇丹聯盟、幾內亞民主黨、剛果民主革命運動黨、尼日利亞社會主義工農黨、塞內加爾非洲獨立黨、桑給巴爾非洲社會拉佛黨、義大利無產階級團結社會主義黨、和安哥拉民主和愛國力量的代表。

一九六五年蘇斯洛夫在索非亞講演時稱，全世界有八十八個共產黨，黨員四、六〇〇多萬人（註六）。布里茲涅夫在俄共二十三次大會的總結報告中也說，全世界有八十八個共產黨，黨員約五、〇〇〇萬人。右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即我們通常所稱的越共（非北越勞動黨），但似乎不包括在八十八個共產黨之內。它以下的那些黨，是否真正的共產黨還成疑問。由此可知，世界共產黨中未參加俄共大會的，似乎不止共匪、阿共、日共和新共。但比較黑魯曉夫時代，俄共已獲更多的同情與支持。

在八十八個共產黨中，有多少支持共匪呢？目前似乎只有阿爾巴尼亞和新西蘭共黨。其他共產黨中有些親匪派系，甚或另組新黨，其主要目標是「馬列主義」。澳共中的「馬列主義者」是老資格，出版「先鋒報」和「澳大利亞共產黨人」。在歐洲義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組織，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成立「新義大利共產黨」，自有「方針報」、「新團結報」、「共產主義者」月刊及「東風」季刊。法共「共產主義運動（馬列主義）」，同年六月廿五日在巴黎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自有「新人道報」。奧共中「奧地利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有「紅旗」半月刊。瑞士有「馬克思列寧主義黨」，英共有「反修正主義委員會」。葡萄牙有「共產愛國行動陣線」，也是馬列主義組織。瑞士、荷蘭也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組織。希臘「再生」雜誌稱頌共匪，當係親匪份子所為。比共中早有親匪派系，共匪引用比共「人民之聲」報頌揚毛澤東思想，蘇俄則引用比共「紅旗報」抨擊共匪文化革命。

在美洲，美共有「爭取成立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特別委員會」。阿根廷有

「共產主義先鋒組織」，出版「不妥協報」。烏拉圭有「左派革命運動執行委員會」，出版「起義之聲報」。智利有「馬克思主義革命先鋒黨」，出版「先鋒報」。厄瓜多爾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哥倫比亞共黨中也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組織。匪報報導智利「革命共產黨」（或即「革命先鋒黨」）機關報「斯巴達克報」、巴西共黨機關報「工人階級報」、祕魯共黨機關報「紅旗報」、玻利維亞共黨機關報「解放報」等，曾頌揚共匪。不過，蘇俄也轉載智共、祕共等反匪言論。

在亞洲，印共有親匪派，錫共的「勞工報」有親匪文章。但蘇俄資料中，錫共也是指責共匪最激烈者之一。原來親匪的印尼共黨頹勢崩潰，一九六六年九月初，蘇俄會將印尼共黨「人民日報」駐莫斯科記者安瓦爾·達爾馬驅逐出境。同年十一月廿二日夜雅加達廣播，印尼共黨約七百餘人在北平獲得庇護。寮共、泰共、馬共親匪，但都做不足道。至於曾經親匪的日共，現走「獨立」路線，禁懸毛像、禁售匪書，并整肅親匪派。

中東、非洲，黎巴嫩有「社會主義革命黨」，蘇丹有地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黨」（註七）。

上述分裂派系，多數見於文化革命以來的匪報之中，此外的共黨內，或許還有一些親匪份子，但這些派系即或已另起爐灶，究有多少黨員，具有多大影響力，實屬疑問。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至八日，阿共舉行第五次大會。反戈慕卡統一工人黨的「波蘭共產黨」，六日在阿共大會上宣布業已成立（註八）。十二月廿一日阿共「人民之聲」報導，南斯拉夫內部已組成親匪共黨。蘇俄也成立「蘇聯革命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會散發綱領性的小冊子，呼籲剷掉黑魯曉夫修正主義派的假面具，不畏一切犧牲，與修正主義鬥爭。這項消息未必百分之百可靠，但共匪要在共產國家共黨內搞分裂活動，當無可置疑。

毛澤東在寫給阿共第五次大會的賀電裏說：「我們不怕孤立，也絕不會孤立」。按外國共黨參加阿共大會的廿九個單位（連觀察員在內），除共匪、北韓、北越、羅馬尼亞共黨外，計有印尼、新西蘭、緬甸、馬來亞、錫蘭、比利時、巴西、祕魯、玻利維亞等共產黨；蘇丹、智利的革命共產黨；澳洲、哥倫比亞共黨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厄瓜多爾、義大利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法國共產主義運動（馬克思列寧主義）；黎巴嫩社會主義革

命黨；海地勞動黨；奧地利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組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英國反修正主義委員會及瑞士、葡萄牙、荷蘭、美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組織等，可說是親匪反俄勢力的大集會。大會中阿共第一書記霍查大呼：在匪俄之間，「沒有中間路線。不論誰固執這樣的路線，遲早會轉向反動的立場」。不過，這次大會並沒有成立一個什麼有形的「國際」。

五

俄共新領導外柔內剛、以退為進的努力，固然使它獲得較多的同情，而共匪的蠻橫態度、冒險路線，也為蘇俄幫了忙。它抨擊蘇俄向資本主義復辟，就把它實行經濟改革的東歐各國都包括在內。凡不附和它的都斥為「黑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更把多數共黨都驅向蘇俄。然而最使各國共黨痛恨的，還是它的分裂活動。當共匪發動「文化革命」和出現「紅衛兵」暴行，打擊了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聲譽後，多數共黨就羣起而攻，而且出之以正式決議與聲明等形式，其分量是不同於普通的文字論戰的。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共產國家共黨的態度轉變。而最初，為了共匪公開打擊蘇俄的領導權，它們大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同情共匪。

去年八月北平在蘇俄使館前示威，東德外交官也於廿八日被毆辱，東德嚴重抗議。九月初共匪也把在萊比錫博覽會中的陳列品撤回。東德對匪文化革命猛烈抨擊，且故意透露匪內部分裂，反毛派幾乎奪取了政權。

保加利亞和古巴，首先指名抨擊毛澤東思想和對毛匪的個人崇拜。十一月十三日起的保共第九次大會，拒絕匪社記者採訪。十二月六日起索非亞舉行世界工聯理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創下了驅逐共匪代表的先例。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鎮壓反共革命當時，共匪是同情的，且曾給予卡達爾政權以經濟援助，而匈牙利對於黑魯曉夫召開共黨國際會議的提議，起初也頗消極。可是最近它不僅猛烈抨擊共匪文化革命，其駐平記者不斷報導匪區各地流血衝突，及「紅衛兵」私設法庭等消息，且驅逐匪留匈學生（註九），引起共匪抗議，并在北平匈使館前示威，雙方互相抨擊。

在東歐，與匪關係惡化最早的是捷克。波蘭近來也站向蘇俄一邊。只有羅馬尼亞仍守中立，但它并非親匪，去年六月周恩來訪羅，羅共阻止其發表反蘇演說，雙方鬧得很不愉快。

阿爾巴尼亞仍然追隨共匪，但去年春它有意和東歐各國恢復友好關係（波阿使館會一度恢復，去年二月又互相驅逐大使。），並積極參加巴爾幹半島國家的各種會議，允許南斯拉夫記者入境，去年底與南簽約將今年度貿易額提高四分之一。誰又能担保它永遠會作共匪的伙伴？

亞洲附庸中，外蒙親俄態度堅定。原本親匪的北韓，自俄共新領導上台後，態度慢慢轉變，對匪漸漸疏遠。去年三月，宮本顯治率領的日共代表團於訪問匪區及北越後抵平壤，韓共贊同日共即使不放棄反修鬥爭，也可在反帝方面聯合行動的主張。八月底北韓副首相金光俠在歡迎北越代表時，又強調聯合行動。同月十二日北韓「勞動新聞」強調「獨立」性，九月間蘇俄「真理報」以共匪比擬托洛茨基，翌日「勞動新聞」發表長文，抨擊托洛茨基的左傾機會主義。而且，陰謀共大會外（註十），韓共并不追隨共匪杯葛各國共黨大會。北越自始迄今，都想保持中立，不倒向匪俄任何一邊，惟近傳亦漸有偏俄傾向。俄共二十三次大會中，北越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笋致詞完畢，接受俄工人獻旗後說：「我們越南人認為我們有兩個祖國，一個是越南，另一個是第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祖國」。去年五月北越秘密軍事會議席上，他又說：「我們不能把其他國家的革命經驗自動地適用於我國，……不瞭解越南人民及其歷史的人，就不懂得越南革命的戰略戰術」。他當時的發言，顯然是意指共匪（註十一）。黎笋在北越是中立派，也是胡志明的代言人，他的態度是值得注意的。另據八月十八日法新社河內電，北越領導已向知識份子保證，不進行共匪式的文化革命。

古巴和共匪交惡日深，十二月初古巴代表由莫斯科往訪平壤及河內，與韓共發表聯合公報，強調在支援北越方面聯合行動。與北越的聯合公報中，表示將派志願軍至北越。至於南斯拉夫與共匪之間的裂痕，更是無法彌補。這種有利形式，蘇俄不會放過，於是它首先想到的是「聯合譴責」，進而又想召開世界共黨國際會議。

九月廿五日捷共和義共以及較早些時捷共與芬共的會談公報中，都曾聯合譴責共匪。但蘇俄所要的是更多的黨、以及由它自己領導的聯合譴責。九月一日保共首先打出攻擊共匪文化革命及「紅衛兵」的第一砲，蘇俄對匪也揭掉以往的假面具，開始正面抨擊。同時蘇俄與各附庸及其他共黨的往來更形頻繁。同月十九日起，布星茲涅夫訪問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及匈牙利，惟

各次會議公報都沒有提及共匪問題。各附庸國頭目，不斷應邀赴俄，其間十月十日波共戈慕卡的抵達莫斯科，最受盛大歡迎。俄波會談公報中指責「中共領導拒絕接受蘇聯、波蘭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議，來對抗美國。在目前形勢下，中共所走的路線削弱了反帝國主義鬥爭，實際上鼓勵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這是一次有蘇俄參加的聯合譴責，而且戈慕卡在共產集團具有相當影響力，於是蘇俄不及等待十一月初紀念「十月革命」那個比較自然的機會，就把戈慕卡留在俄京，突然緊急召集了一次九國共黨首腦會議。會議或許有多種目的，但必然與聯合對付共匪有關，不過它是藉發射太空船為題，邀請與蘇俄簽有太空合作協定的共產國家，參觀其科學成果，趁機舉行會議，否則被邀者也許有的會拒絕出席。

會議自十月十七日秘密斷續舉行（其間與會者曾赴中亞太空基地參觀），參加者有蘇俄、波、捷、東德、匈、保、羅各國共黨首腦、總理、國防部長，僑蒙共酋澤登巴爾，古巴總統杜蒂科斯基及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勞爾·卡斯楚。廿二日發表的公報，簡短空泛，僅稱「會議與會談係在兄弟般友好與親切氣氛中舉行」，沒有「意見完全一致」字樣，顯然是全體會議不能一致，還會舉行過雙邊會談，而且沒有提到共匪及越南問題，也沒有譴責美國「侵略」。聯合譴責共匪之舉沒有實現，一般認為是羅馬尼亞反對。會後古巴代表赴北韓、北越訪問，很可能是在試探它們在匪俄鬥爭中的最近立場。

六

共黨國際會議是俄共夢寐以求的。一九六五年八月廿七日「真理報」轉載巴西共黨決議，希望於適當時期召開世界共黨國際會議。同年第十、第十一期的「共產黨人」上，魯米揚采夫（A.M. Rumyantsev）、波諾馬廖夫相繼發表論文，強調該項會議的重要。十月四日夜蘇斯洛夫在莫斯科為紀念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舉行的學術會議上（出席者六十五個單位），強調俄共地位重要，希望召開經過周詳準備的國際會議。同月廿三日，捷共中央和國際共黨理論雜誌「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聯合舉辦三十八個共黨參加（俄共波諾馬廖夫出席）的同樣紀念會，波共代表演說稱：「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所謂中心的存在」。羅共、南共未曾與會，義共則明白表示反對召開國際會議。一九六六年俄共二十三次大會後，南、羅共黨於四月廿三

日發表聯合公報，主張各個共黨有獨立決定本身政治路線的權利。五月七日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為紀念羅共成立四十五週年發表演說，大肆抨擊第三國際。上述種種，都是召開共黨國際會議的障礙。

共匪文化革命及「紅衛兵」醜行出現後，形勢有了轉變，蘇俄又重新提起國際會議。十月間「真理報」似乎想徵求多數票的支持，然而僅有厄瓜多爾和蘇丹的共黨表示了贊成意見。十一月十四日保共舉行第九次大會，日夫可夫正式提出召開國際會議的呼籲，布里茲涅夫在演說中予以支持。據十二月三至九日英文「經濟學人」報導，當時支持布里茲涅夫演說的有三十八個共黨，沒有直接表示意見的二十四個。可是，出席大會的有七十三個外國共黨代表團，蘇俄雖獲得多數，顯然還有一些反對者。於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真理報」發表「關於中國事件」一文，指名攻擊毛、林，公然支持反對派（註十二），斥匪以蘇俄為頭號敵人，違反馬列主義，進行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活動。翌日即廿八日匈共第九次大會開始，卡達爾與布里茲涅夫又一唱一和，重提國際會議。匈共大會除共產國家外，未邀歐洲以外的共黨出席，因此參加的外國共黨僅有三十三個，對國際會議問題，贊成者十五，棄權者十七（註十三）。

保、匈分別與俄共演雙簧，當保布里茲涅夫東歐之行的結果，但他同時往訪南斯拉夫，似乎沒有收穫。南共雖未參加一九六〇年的國際會議，然在匪俄鬥爭中，俄共極為重視它的立場。匈共大會後，十二月一日起狄托訪羅三天，當與國際會議有關。五日，日夫可夫於歸國途中順道往訪狄托，而雙方公報中未提及國際會議。今年一月南共中央決議，反對召開國際會議討論共匪問題。

今年一月四日法共舉行第十八次大會，國際會議問題再度提出，俄共代表團長政治局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貝爾謝（A.Y. Belshé）又予支持。他在大會上聲稱有六十多個國家的共黨贊成召開國際會議。這較黑魯曉夫時期的五十二個支持者是多得多了，但在八十八個共黨中，至少仍有二十個左右反對或未表支持。且自由世界中黨員最多的義共非積極支持者，日共「赤旗報」於十二月廿三日亦表反對。

共產國家中只有波共改變了立場，保共大會中它尚漠視國際會議，匈共大會中就變為支持者。羅共仍是反對派。北韓、北越、古巴，雖已較前接近

蘇俄，但都未表示支持國際會議。北韓在匈共大會中只談團結。去年十月僞「慶」時，林彪演說抨擊蘇俄，俄與東歐代表相率離場，十分鐘後外蒙代表追隨而去，羅、阿、北韓、北越、古巴代表依然在場。十二月八日世界工聯理事會投票驅逐共匪代表，羅、古、北韓、北越棄權。它們的態度是維持「中立」，如蘇俄強行召開會議，可能又把它們推向共匪。

七

蘇俄報章近日大肆鼓吹國際會議。十二月十三日俄共中央全會決議稱：俄共中央表示贊同兄弟黨的意見，認為目前召開新的國際會議的有利條件業已誕生，會議應在黨與黨間相互協商的過程中，妥為準備。會後政治局各委員分赴國內各地參加地方黨部會議。反匪宣傳與國際會議的鼓吹，有若干黑魯曉夫末期那種密鑼緊鼓的情勢。

俄共何以如此熱中呢？其動機當在利用當前有利形勢，徹底打擊毛匪，重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統一，亦即企圖恢復俄共的領導地位。過去年餘以來，俄共一直在孤立共匪且已獲有成就。去年一月義共第十一次大會、三月底俄共廿三次大會、五月捷共十三次大會、六月蒙共十五次大會、十一月保共、匈共九次大會、今年一月法共十八次大會，共匪均未參加。去年十月「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世界兒童會議、同月東柏林舉行「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六次代表大會，共匪均拒派代表。十二月索非亞的世界工聯理事會會議，共匪代表被逐。今年一月在奧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驅逐了共匪的駐會書記。目前共匪孤立形勢已成，俄共的目標當係進一步迫使毛匪徹底垮台。去年八月三十日俄共中央聲明中，首次公開指名攻擊毛匪主持的十一中全會及其反蘇、分裂路線；十一月廿七日「真理報」文章，明顯的在孤立毛、林；十二月全會決議，再度抨擊毛匪為首的反蘇、反列寧、大國主義的民族路線。此外，蘇俄環繞共匪的外交活動、匪俄邊境的軍事部署，以及國際會議的叫囂，目的均在加速毛匪集團的崩潰。

過去，俄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除南共、阿共，對蘇俄并不有利，目前它正力斥在新的會議上開除誰的說法是謠言，是資產階級的宣傳。然則俄共召開會議的目的何在呢？它目前的宣傳說，那是為了集體的、客觀的、沒有偏見的估計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形勢，共同討論迫切的問題，擬訂一切兄

弟黨行動的政治路線，以取得共產主義運動的新勝利。因此俄共一面稱許國際會議是「制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確的政治路線之可靠形勢」，一面斥責毛匪破壞了一九五七、六〇年國際會議制定的路線，想成為國際共產主義的唯一領導者，以毛澤東的特殊方針來代替它的總方針（註十四）。如此，則不僅會議的召開成為必要，而將來會議制定的綱領性文件中，也將徹底排除共匪意見，使蘇俄的政策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以恢復其領導地位。

打擊共匪的盲動與分裂路線，而又不願蘇俄恢復其絕對領導權，乃是包括南國在內的東歐以及義共等多數共黨的內心矛盾，而且即便在表面上，國際共黨也尚未全部贊成國際會議的召開。就俄共言，它所爭的不應是多數共黨的支持而應是全部共黨的擁護，即使是把極少數共黨推向反對立場，也是新的國際會議的失敗。在保共大會中，日夫可夫稱召開國際會議的時機「業已成熟」，布里茲涅夫則僅稱「日趨成熟」。匈共大會中，匈俄都極力聲明國際會議不是開除共匪，十二月全會決議，仍然強調協議與籌備。可知俄共態度確極慎重。今後當仍積極進行雙邊或多邊會晤以及地區性會議（註十五），乃至利用俄共革命五十週年紀念的機會，高唱國際會議，逐步爭取支持票的增多。而共匪的分裂活動，也可為它幫忙。

目前，俄共確是在有利形勢中籌備國際會議，若能如「朝日新聞」的預測，於今年六月舉行，那將是俄共慶祝革命五十週年的輝煌成果，俄共當願努力以赴。不過，由於過去的經驗，在籌備工作未有充分把握之前，實際召開日期的決定，當較黑魯曉夫慎重。它將與大陸匪區乃至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當然，以目前情勢觀察，利用「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紀念，召開國際共黨會議，對俄共是較為有利與可能的。

註一：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報」：「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開信。

註二：以上經過均見一九六四年「人民日報」刊載的匪俄兩黨中央來往的七封信。

註三：「共產黨人」為俄共中央機關雜誌，每年十八期。

註四：自由國家中被邀而來出席的共黨有：印尼和日本共黨。

註五：一九六五年三月廿三日「人民日報」：「評莫斯科三月會議」。

④五國聯合派遣一個駐聯合國代表。

同時，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危地馬拉外長亦曾提出一個中美洲憲章草案，這個草案規定五國應建立一個國會，一個固定執行委員會，一個統一的法院以及三軍、外交代表等。

柒

近年來，由於共黨集團積極的向拉丁美洲滲透，使拉丁美洲各國都面臨着嚴重危機。在南美洲方面，多數國家如委內瑞拉、多明尼加等正遭受着古巴共黨的威脅。在中美洲方面，此五個共同市場的國家，亦正受到國際共黨的覬覦。譬如在危地馬拉，遠自一九五四年的民衆革命，即因不滿當時亞本茲總統的政府，遭共黨份子控制而把它推翻。但國際共黨却一直認定這個富有戰略地位價值的危地馬拉是他們所必爭的地方。國際共黨也不諱言要重奪該國的政權。因為獲得危地馬拉，就比島國的古巴更易於在中美洲向鄰近各國滲透。這就是國際共黨早已把這個富有戰略性的國家，看成在整個中美洲發動革命運動的基地。此外洪都拉斯、薩爾瓦多亦經常有共黨的騷亂活動。但是，現在這五個中美洲的國家，終能從昏睡中甦醒，並以全力推行他們五國的共同市場，在短短的幾年當中，即有如此輝煌的成果。他們不但創造了他們本身更佳的生活條件，指向中美洲諸國全盤進步計劃中的方向，並且也担當起對付共黨侵略的衛士。所以中美洲五國共同市場的成就，在我們反共陣營來看，確爲一件可喜的事。

至於中美洲五國的政治統一運動，如以它們長久遭受強烈的強奪霸佔歷史來看，這實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尤其在目前的時代，無論就政治或經濟方面，都已經是由個體走向羣體，朝向區域性的團結發展。再以其五國毗鄰相接，這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但是他們長久的政治統一運動，却是障礙重重，迄今他們仍未能突破本身及外來的種種困難。我們拿瓜地馬拉外長所提的中美洲憲章草案來說，該草案就已遭到哥斯達黎加的反對，哥斯達黎加認爲這個草案是違反了他們的憲章，何況五國間的政治和社會的觀念在多方面還有着矛盾，而且美國最近不准美國銀行貸款給中美洲的整體化發展，這可能亦與五國政治統一運動有關。但我們仍不可否認，一個經常加强的連鎖經濟關係，對於他們實現政治

統一的夢想是有裨益的。

最後就我中華民國方面而言，中美洲五國都是反共的國家，多年來他們在聯合國一致反對共匪進入聯合國，並支持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因此，我與中美洲五國都建有良好的外交關係，而且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薩爾瓦多都先後與我簽訂貿易協定，在去年六月，哥斯達黎加還派特使來華，表示希望與我國交換土地改革的經驗，並加強彼此間的貿易活動。由此可以預見今後我與中南美洲五國的關係將更密切，外交與經濟活動將更頻繁。

——上接第44頁——

註六：一九六五年六月五日「真理報」。

註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之日文「經濟學人」坂本松德：「中共的現實與主張」一文中透露，匪亞非團結委員會副主席吳學謙稱：在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同時，值得注目的是蘇丹的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地下潛在勢力正在擴大。

註八：十一月六日路透社維也納電，該共黨在波祕密成立，譴責戈慕卡的資產階級政權，是希望恢復資本主義。其聲明係由比共代表格里巴代向阿共大會宣讀。

註九：同年十月十七日匈通知匪「使館」，限五名匪留匈學生於十一月六日前離境。按此或爲預防匪分裂、顛覆及「紅衛兵」活動之舉。

註十：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捷共第十二次大會，首次指名攻擊共匪（伍修權反擊且提議召開世界共黨會議），北韓代表支持共匪亦遭抨擊，故此未出席。

註十一：當時自由世界傳說匪與北越對越南戰爭的戰略戰術有歧見。

註十二：反毛派未必即親俄派，由本文前半所述事實看來，劉、鄧、彭等亦不便認爲親俄派。

註十三：十二月四日合衆國際社布達佩斯電。另據同月三日日本「每日新聞」透露，保共大會時未表示支持的波蘭、丹麥等九個共黨，轉而贊成。

註十四：請參閱前段所引各項文件，及十二月八日莫斯科廣播。
註十五：貝爾謝在法共大會中曾熱烈支持舉行歐洲共黨會議的倡議。